

影评

没有一蹴而就的英雄

张毅

“这世上就没有一蹴而就的英雄,更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这是我从电影院看完《得闲谨制》出来后的感想。

朋友给了我几张周末的电影票,说是一部由肖战主演,讲述平民抗战的电影。老母亲一听说是抗日的,便跃跃欲试。妻子一听是肖战主演的,眉头都笑开了花,女儿听说有电影看,顿时一蹦三跳的。只有儿子眉头皱成了两座小山,“为什么要叫《得闲谨制》呢?”我深感他的观察入微,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不是一部典型意义的抗日电影,没有宏大的战场冲锋,只有一群被日军、被生活步步紧逼的平凡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退让中,不得不愤而挺身而出的故事。

莫得闲是一个机械厂的钳工,地道的南京人。南京沦陷后,他只救出了自己的大爷,然后爷孙俩相依为命,乘船一路逃难到了宜昌。在逃难途中,偶遇宜昌妹子夏橙,便在宜昌落了脚,成了家,又生了个儿子莫等闲。过了两年安生日子,日军轰炸机尾随而至,宜昌再次沦陷。莫得闲只能再次拖家带口,随着一些逃难的老百姓逃到了大山脚下荒废的“止戈镇”。

肖战是国民防空部队的一名长官,掌管着一尊珍贵的从瑞士进口的苏罗通机关炮,从南京到宜昌,五年间几乎一炮未放,在命运的裹挟下,也艰难逃到了“止戈镇”。

止戈者,合而为武,故世人多谓“以武止戈”,意指唯有通过正义的战争平息祸乱,才能谋得和平。影片在这里以“止戈”为镇名,既暗示了莫得闲与肖战等一路溃逃,难以获得真正的和平,唯有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才能保卫家园;也喻示了日军作为侵略方,发动的战争非正义,最终必将败亡。

世间荒诞者,终以荒诞示之。三个日军侦察兵想要寻找“武镇”,最终误打误撞地来到了“止戈镇”。

当莫得闲在日军的刺刀下,不得不带着他们走进镇子,当买杂货的货郎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当儿子莫等闲天真的笑脸暴露在日军视线里,莫得闲终于摆脱了终日的浑浑噩噩,拿起了自己的锤子,打造了一杆填满炸药的“旗杆”。旗杆制作到最后,莫得闲小心翼翼地刻在了上面刻了四个字,“得闲谨制”。

电影播放到这里,一旁的儿子兴奋地说:“我知道了,‘得闲谨制’表示是这个叫‘得闲’的人认真制作的,留一个标记。”

我点了点头,物勒工名嘛,也算是取了个巧。



《得闲谨制》电影海报

可惜,莫得闲终究只是一个粗劣的工匠,其手艺大概在战火中更是日渐生疏。“旗杆”虽然最终如愿炸了,效果却不太理想,三个日军一个也没有炸死,却炸碎了小镇的平静,炸碎了小镇人心中的怯弱,也炸碎了肖战长官一行人的退路。

终于,愤怒的小镇人,用自制的猎枪打死了一个日军。肖战官带着他的兄弟们,打响了那门深埋在荒草丛中的苏罗通机关炮,打死了另一个日军。而夺路而逃的第三个日军,却引来了更多的日军,甚至还有一辆坦克。于是,电影上演了最壮烈的一幕,莫得闲和肖战官带着仅剩的几名弟兄,以竹梯为基,以血肉为座,打响苏罗通机关炮与日军坦克对轰。

当炮火的硝烟散尽,一道声音不由自主在我脑海浮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电影观影完毕,我默默趴在栏杆上,点了一支烟,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来来往往,恍惚中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莫得闲”,被生活赶着、推着,匆匆忙忙,难得片刻空闲。为了生活,为了家人,一忍百忍,步步退让,活得不像自己。到了难处,也能咬紧牙关,变回自己,甚至超越自己。

诚如电影片名中的“谨”字,不只是一要谨慎,更是要谨记。唯有精诚,才能活出最真的自己,更好的自己。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英雄,我们或许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

悦读

我思,故我在

——读李巧文散文有感

吴宇欣

记不清是哪一年初闻李巧文这个名字了,只恍惚记得2010年刚从北京回到茶陵时,在茶陵的文化圈子里,有人提起有一位笔触不凡的才女。那印象起初是朦胧的,像涪水河上清晨的薄雾,知道其存在,却未识真容。直到后来,读到她的文字,看到散文集《遇见》,再到如今捧起她的《我在》,那个名字才从传闻中走出,带着湖湘山水的灵气与岁月沉淀的笃定,完整立体地站在了我面前。

李巧文是湖南宁乡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茶陵,现居株洲市与茶陵县两地。其散文创作屡获殊荣,笔下的世界早已被认可。她的散文,如同其笔下描绘的故乡风物,不高华丽雕琢,却自有一股浸润心田的力量。

这力量,在她新书《我在》的题记里,便已昭然:“世上所有的风景,都是用来安放一颗流浪的心。”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她文字世界的大门。风景在她这里,不仅是目之所及的青山古茶林、笔架峰峦、蜿蜒涪水,也不仅是珍稀的龙虾花在叶下摇曳如活虾;风景更是一种心灵的容器与映照。

《青台南方有嘉木》记述与茶陵县一众文友探访茶陵湖口青台山的经历;这群人带着外面世界的星光来到伫立了万年的青台山,喝着东阳街的千年野生古茶,听巧文讲文学。看山心静,看海心宽,在青台山博大的格局面前,这群人的心前所未有地静了。品着山千年茶韵的“天然本色”与“人间真味”,悟到一种“淡”的意境——淡泊、淡定、淡然。这“淡”,并非寡淡,而是历经纷扰后对生活本质的贴近,是老子所言“大味必淡”的哲思在日常里的回响。风景安抚了心的流浪,而心,则在风景的启迪下,重新确认了它的位置与状态。

于是,我从青台山的“淡”自然过渡到了巧文的“我”。新书命名为《我在》,立意深邃。“万物有我,我在万物中”,这不仅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回响,更是东方哲学中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感性体现。

巧文的散文,正是这种“我在”的生动实践。全书六十五篇散文,分为四辑,从“聚焦当下”的现实观察,到“他乡见闻”的空间跨越,再到“故乡眷恋”的时间回溯,最终归于“内心探索”的灵性叩问,完成了一次从外境到内省的完整旅程。

她的“在”,是扎实地“在”于生活现场:在茶陵的街巷、在青台山的山径、在异乡的灯火下、在深夜独对的孤灯前。她以平实的语言,捕捉“生活点滴”,感受“万物生长与自然变迁之美”。

这种“在”,是全身心投入与感知,笔下的人物百态、事件变迁、地域风情,似乎都带着体温与呼吸。

巧文的写作观,深刻烙印着这种“我在”的印记。她认为“写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充满了张力与辩证:“一面把心装满,一面把心掏空;一面享受孤独,一面不甘寂寞。”这何尝不是对创作者心灵状态最贴切的描摹? 笨的是阅历与情感,拙的是真诚与思考;孤独是创作的必然境遇,而对共鸣的渴望又是本能驱使。

她警惕文章的千篇一律,强调“要有个性”,而这个性,正源于写作者独一无二的“视界、格局、心性”。她似乎也对“小镇做题家”这类标签有所触动,笔下或许也藏着对如何超越地域与出身局限、拓展精神疆域的思考。她对写作的态度朴素而坚定:“爱好它,就去做,顺其自然。”这份“顺其自然”,并非消极放任,而是在深刻体悟与辛勤耕耘后,对创作规律与心灵节奏的遵循。

从《遇见》到《我在》,李巧文的散文创作脉络清晰可辨。《遇见》是向外探求,与世间人、事、景的相逢与记录;而《我在》则更倾向于向内扎根,在纷繁的“遇见”之后,确认那个观察、感受、思考的“我”究竟如何“在”,又以何种姿态“在”。前者如采撷百花,后者如酿制蜜糖;前者是行程,后者是归宿。她的文字,始终保持一种可贵的“淡”与“真”。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没有故作深沉的玄虚,就像青台山的古茶,初品或许清雅,回味却醇厚绵长。她写风景,最终是为了安顿心灵;她记录生活,是为了叩问存在。她的散文世界,是一个让“流浪的心”得以暂歇,让“我”的存在变得清晰、饱满而自在的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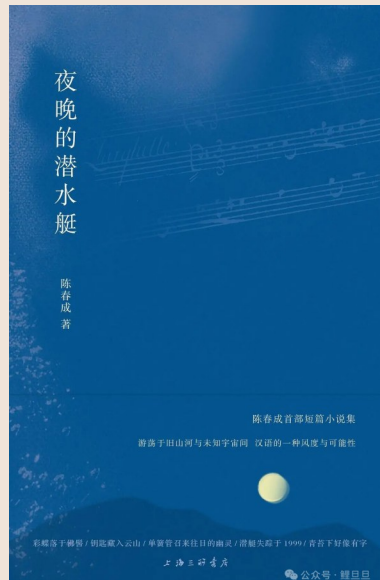
合上《我在》,那句“世上所有的风景,都是用来安放一颗流浪的心”再度浮现。而李巧文用她的笔,不仅为我们呈现了这些安抚心灵的风景,更指引我们如何在这些风景中,找到并确认那个独一无二、安然“在”着的自己。这或许就是她的散文最动人的地方。

荐书

书名:夜晚的潜水艇

作者:陈春成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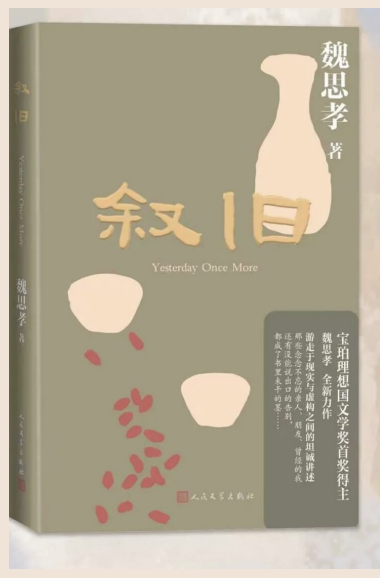
《夜晚的潜水艇》是作家陈春成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也是他的成名作,2020年出版。书中故事通过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云彩修剪站等意象,在现实与幻境间开辟通道。小说以温厚笔法探讨记忆、艺术与存在的主题。《夜晚的潜水艇》曾获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并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豆瓣年度中国小说类榜单。这本书的核心魅力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在现实与幻想之间自由穿梭的文学世界。陈春成的文字充满了古典的诗意和现代的奇思,故事常常从一个看似平常的现实起点出发,逐渐滑向一个瑰丽、幽深、不可思议的幻想之境。



书名:叙旧

作者:魏思孝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叙旧》是作家魏思孝最新的小小说集。十篇小说,十场萦绕于心的记忆——亲友的面庞、自我的跋涉、生活的滋味,都在这里一一诚实摊开。在这些小说中,魏思孝通过一个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及其命运轨迹,写出了我们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某种人生阶段:怀抱理想却频频受挫,耗尽力气却收获寥寥,所爱之人已在回忆中,故友友人日渐疏远,突然的风暴将生活击溃……小小说语言精练质朴,平实中见跌宕,冷峻中有温情。作者擅于对人的体察与同情,通过对日常经验的细致书写,展现个体的切身处境与内心世界,写出了生活的不易与不甘,与命运的如影随形。



书评

汗水下的希望与尊严 ——读《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

汪丽红

“我接的第一单是汉堡,要送到观华家园北一村……敲门后,一个男的应声开门,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中带着些许惊讶……”翻开王晚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作者用白描的笔触,将一位女骑手穿梭于城乡之间的生存图景展开,让我们得见那些悬浮在城市与乡村夹缝中的劳动者,如何用汗水编织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在大众认知中,外卖骑手多被默认为“男性劳动者”,本书以女性骑手的视角,撕开这层固化标签,没有刻意渲染“女性弱势”的悲情色彩,而是用平实的笔触记录日常。夏季雨天跑单,“雨衣也不是穿也不是,如此两三天,我总觉得浑身刺痒得很……被胸带压住的地方都很痒……整个侧面布满了小红疙瘩。”类似的细节让“女骑手”不再是新闻里的猎奇符号,而是有温度、有韧性的普通人。她们的选择无关“性别挑战”,只关乎“生存需要”,这种去标签化的书写,让劳动者的个体价值得以凸显。

“跑外卖后,好像每天都在生气,只要事情不是按照预定的节奏来,就气得不得了。”书中写道,在每天骑行的200多公里中,总会几公里被卡住,红绿灯、开车不看路的人,莫名其妙的交通管制,都会影响速度,令人十分气愤。生气多了,脑子反应也迟钝很多,还会经常性地乳腺疼。“跑外卖以来,我的月经就没有正常过……”送外卖是强体力、快节奏的行业。作者说,跑了将近一年,她的经期彻底紊乱了,身体的其他机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虽然生存充满艰辛,但书中不缺少“温暖的瞬间”。作者记录了骑手间的默契:暴雨天帮同事带一单,晚高峰时互相提醒“某路段堵车”;也写下了与客户的善意互动。作者说,早上她抢到了两个订单,有个订单在给顾客打了电话后,还是找不到地方。最后顾客说:“我不要了,你别送了。”一旁的男骑手教她如何处理,教她一些跑单的小技巧……这些“不期而遇的善意”,展现了底层群体在困境中彼此支撑的力量。“我们都是城市里奔跑的人,知道彼此的难,所以愿意多帮一把。”

这种朴素的互助精神,成为书中动人的底色。另外,书中不仅描写她在北京跑外卖的生活,也写到她返乡期间在山东观城老家的人与事。两种生活经验之间的切换,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也是心理上的断裂。作者始终被困在“农村——城市”之间的缝隙中:在乡村格格不入,在城市也难以扎根。这种“无根性”在她的工作漂流、家庭关系等方面都有体现,映照出一代年轻人悬浮于城乡之间的归属困境。作者始终在寻求安心之所,意外地,跑外卖令她暂时获得了安全感。

“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着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王晚的文字“不回避苦难,也不放大痛苦”,让“女骑手”这一群体真正被看见:她们是有喜怒哀乐、有梦想也有遗憾的个体。“我写这些,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一群像我一样的女骑手,我们在努力生活,也希望被世界温柔以待。”这种“渴望被看见”的心声,既是对个体价值的捍卫,也是对“每一份劳动都应被尊重”的呼吁。



悦读

掌心中的文明温度

——品读昭衡先生的《炎帝陵记》

李园平

有些文字的重量,非关篇幅,惟在它能否成为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通往心灵最深处的门。昭衡先生的《炎帝陵记》便是这样一把青铜古钥。当你于鹿原的寂静山风中展读此文时,你所触摸的,已不只是一段古文,而是一部可以捧在掌心的、依然温热的文明史诗。

开篇的从容气象,便定下了乾坤。“枕衡岳之南斗,襟涿水之玄波”,一个“枕”字,安放了始祖长眠的雍穆;一个“襟”字,舒展了文明深流的浩荡。那“环拱如扶主”的群山与“垂裳若侍蹕”的万木,并非静物,而是天地亘古至今仍在执守的庄严礼仪。作者“余斋沐焚香,肃拜于神墀之下”的虔诚,正是为我们所有后来者,示范了面对这文明原乡时应有的肃穆与谦卑。

继而,他让石阶、铜鼎、飞檐、苔痕……这些静默的物象开始言说。麻石阶上,恍惚存着教耕时踏过的温度;青铜鼎中,似乎仍萦绕着尝草后清苦的余味。飞檐裁云,恍若《扶犁》古乐的旋律在视觉中凝固;苔纹浸染,似是《本草》玄奥的文句从石间生长出来。这不是比喻,而是一种深情的“通感”,让时间在空间中显形,让功业在物象里呼吸。

文章的核心,在于对炎帝“圣德”的精密织锦与磅礴升华。原文以如椽大笔,将散见于典籍的功绩,熔铸为一座精神的丰碑:“教耕”以续民命,“尝草”以疗庶黎,“治麻为布”始别文明于自然,“构木作室”方定家国之秩序。这不仅是生存技能的发明,更是文明秩序的奠基——从顺应自然到创制人文,一道最辉煌的界限于此划开。“操弧别矢”以御外患,“埴埴作陶”而丰礼乐,从防御到日用,文明的内核日益充盈。“立市廛”通有无,“正雅琴于桐下”,始谐人神,使礼乐教化深入人心。而“仰观星躔,俯察地候”八字,更是点睛之笔,补全了中华文明“究天人之际”的宏大宇宙观起点。最终,这一切外显的功业,皆归于“务利而不矜,怀仁而忘己,虚素以公,威厉不试”的圣王心性。这十六字,如鼎之铭,道尽了内圣外王的精髓,使一位人文始祖的形象,从远古的传说中巍然站起,德配天地,道贯古今。

尤为可贵的是,昭衡先生并未让文章沉溺于怀古的幽情。他以惊人的历史洞察力,架设了一座贯通古今的桥梁。他指出,今日之基因图谱,正是先祖“尝百草”的当代延伸;巡弋星海的神舟飞船,恰是古圣“仰观星躔”的终极浪漫。那火箭划破苍穹的弧线,与第一把耒耜掘开沃土的痕迹,源自同一曲探索与创造的壮歌。“此非徒承泽,实为续火;非惟怀古,乃肇新章”——这金石之声的论断,将我们所有人从文明的受惠者,定位为薪火的续传者与薪新篇章的书写者。

因此,当文章结尾,作者捧起那抔“其温如春煦,其重若鼎彝”的陵土时,我们方能与他一同彻悟:文明的命脉,正是在这般看似细微的传递中,历百劫而愈切,经千祀而弥新。那缭绕的万家炊烟,那弥漫的四海药香,无不是这古老圣德在时间中绵延不绝的芬芳。

这便是《炎帝陵记》特有的价值。它不只是镌刻于青石之上的一篇章,更是每一位炎黄子孙前来鹿原陈时,应当携带的一炷“心香”。请带上它,在飞香亭畔,在咏丰台前,静心诵读;你掌中捧着的,不仅是温热的黄土,更是整个文明星河最初的光芒。

附:昭衡《炎帝陵记》全文:

鹿原陈者,炎帝神农氏之幽宅也。其地枕衡岳之南斗,襟涿水之玄波。四山环拱如扶主,万木垂裳若侍蹕。岁次乙巳,余斋沐焚香,肃拜于神墀之下。

观夫殿宇嵯峨,岩帝未初启鸿蒙;磅礴森列,如药萐长患日月。麻石阶温,犹存教耕之体温;青铜鼎静,尚萦尝草之清苦。仰见飞檐裁云,恍闻《扶犁》古乐;俯察苔纹浸染,似见《本草》遗章。

溯夫圣德,厥功维艰。当星燧未明之世,帝乃斫木为耜,探木为耒,粒我烝民;鞭笞尝草,辨性知味,医我苍赤。治麻为布,始别禽兽之伦;构木作室,初定家国之序。操弧别矢,御凶顽于莽莽;埴埴作陶,丰礼乐于庖厨。立市廛于日中,初通交易;正雅琴于桐下,始谐人神。复仰观星躔,始辨辰宿之度;俯察地候,初定四时之章。其务利而不矜,怀仁而忘己,虚素以公,威厉不试,故能德配天地,道贯古今。

至若陵寝沧桑,实系文脉消长。宋祖梦感德火,始建庙祀;明臣秉烛稽典,重勒贞珉。飞香亭畔,灵叶曾沾甘露;咏丰台前,嘉禾岁报丰稔。龙潭沉碑,非关金狄之囚;空棹瀛瀛,自明天人之通。凡守土护陵之士,莫不以赤诚续薪火,以精血沃圣壤。

今临陈而眺,千载松涛犹诵《蜡祭》之辞,四时垄亩长呈《幽风》之图。然时代巨轮,已驶星汉。昔者帝尝百草于荆榛,今人破基因于毫芒;昔者帝观星躔于莽苍,今神舟横渡于银潢。耒耜之孤,化火箭而探霄汉;仰观之眼,凝天镜而穷宇宙。此非徒承泽,实为续火;非惟怀古,乃肇新章。

暮色四合,万籁入定。捧陵土一抔,其温如春煦,其重若鼎彝。乃知文明之脉,虽百劫而愈切;圣德之泽,历千祀而弥新。今万家炊烟,皆帝力之遗惠;四海药香,尽尝草之余芳。当此百年变局之际,东曦既驾,星海可航。吾辈立此圣壤,既沐古德之辉光,复担开新之天职。厚生之志贯通古今,拙诚之道共振寰宇。

赞曰:
皇山苍苍 圣德泱泱
耒耜既陈 文明肇发
耒耜尝遍 万世流芳
吾侪继继 星汉在望
厚德载物 天道恒昌
神魄攸归 永耀八荒

注:
一、“正雅琴于桐下”:化用三国曹植《神农赞》“正为雅琴,以畅风俗”之句。
二、“虚素以公,威厉不试”八字,化用宋人罗泌《炎帝赞》诗句。
三、“宋祖梦感德火”:典出《炎帝陵志》,载宋太祖赵匡胤梦感持两火神人,两火合为“炎”字,遂遣使覓得炎帝陵,敕建庙祀,定为三岁一祭之制。
四、“明臣秉烛稽典”:指明万历朝首辅吴道南,秉烛考订典籍,撰《重修炎帝庙碑文》,其文有“道术宗尼山,治术宗炎帝”之论,阐发炎帝治国之道与儒家道统相承之旨。